

祖師四十八訓摘選 ④⑧(上)

王覺一夫子 原著
忠恕學院 整編

(接上期)

第四十八條訓文

此「道」乃開天、收天之大事，原始、返終之鉅典。成聖、成賢、成仙、成佛之真業。

故自五百年前，上天定就腳冊；二百年前，捐書傳信；四十年開荒下種。

捐書傳信之世，只留經卷，教人敲打唱唸，紙上尋道，而不傳道。開荒下種，傳道而不傳真道。數十年來，使辨道之士，奔走天涯；傾家者、不知凡幾？廢命者、不知凡幾，徒流者、不知凡幾？

遭毀受謗，吃齋熬口；捨恩割愛，不知流了多少眼淚？不知發了許多嗟嘆！盼明不明，已成不成，想收不收。

九轉金丹，分明說的好聽，只是男子斬白虎，而白虎愈見狂猖；女子降赤龍，而赤龍仍然妖嬌；男不婚，女不嫁，功不成，名不就。前不歸村，後不歸店。

學者見坎離功夫不成；各自鑽研，海底撈月，敲竹喚鰲，鼓琴引鳳，三十時辰，定黑鉛，愈行愈錯。

又兼此處飛鸞，彼處通慧；這裡收圓，那裡赴會。誑哄的大地男女，腳不粘地，此祖彼祖，到頭來盡成畫餅。

當今之世，旁門小道，異端邪說；較之楊朱、墨翟，為害尤深。

此正修行人，行到「山窮水盡疑無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」吾今將三聖心法，直指真傳，與《中庸》之「率性」，《大學》之「明德」，《金剛經》之「一合理相」，《心印經》之「三品一理」。《繫辭傳》之「窮理盡性以至於命」，下手之法，徹底澄清；能使見者成佛，得者成仙，修者成聖。

格物窮理，如庖丁之解牛；辨是與非，若伯樂之相馬。人心、道心、辨得明，為修真下手之初程。

理天、氣天、見得到，為成功了手之究竟。
一貫真傳，有賢關、聖域之分；盡人合天，有理天、氣天之別。

不易、變易、交易、徹羲皇未畫之前。
無極、太極、皇極，推盤古未出之始。

呼奇吸偶通復姤，河洛不須龜龍？魂陽魄陰分老少，卦爻何勞著策？

親親殺殺賢賢，制禮不自周公。一為律二為呂，作樂何必伶倫？

〔註釋〕

徒流：辨道犯禁，愛徒刑者。

《繫辭傳》：是《易》整體概論，使《易》不僅止於占卜，更提昇成為高度之哲學，在我國哲學史上，是一篇極重要之論文，《繫辭》本來是指文王、周公，繫在卦、爻後面之卦辭，爻辭，但在此處則指孔子繫在整部《易經》後面之解說，也稱作《大傳》。篇內講道最為具體，從道之體用談到生生不已，富有，日新之大義，莫不具備，論「陰陽」，認定是一切變化之樞機；論「數」，便說數可以贊助天地之化育；論「象」，說象在卦爻之中，捨卦爻不足以言象。對於先聖作《易》之宗旨，作《易》之時代，作者之身世，皆有論述，故《繫辭傳》對於經義，《易》道之詮釋，尤為精至。

庖丁之解牛：《莊子·養生主》：「庖丁為文惠君解牛」，成玄英疏：「庖子謂掌廚丁役之人，今之供膳是也，亦言丁，名也，」文惠君·梁惠王，解一剖解、宰割。

「有一個廚夫替文惠君宰牛，用手抓住的，用肩抗著的，用腳踏著的，用膝蓋抵著的，皮骨相離，發出砉然的響聲，把刀割進去，發著砉然聲音，沒有不合乎音節，像是〈桑林〉（湯樂名，或說宋舞樂名）的舞曲，又像是〈經首〉（咸池樂章，即堯樂）的節奏，文惠君說：『好呀！技巧何以竟高明到這地步呢？』廚夫放下刀

回答說：『我所愛好的是事物間的理，已超過技巧的階段了，開始我剖解牛的時候（未能明瞭牛解剖的結構，看不出骨節間的空隙，可以下刀的地方，因此）只看到一個囫圇的整牛，三年以後，就未曾看過囫圇的牛了。到了現在，我是用心神去和牛體接觸，而不是用眼睛去看，感官的作用停止，全靠心神活動，按著牛體天然的組織結構，劈那筋骨的間隙，把刀子引向骨節間空的地方，利用牛體原有的空隙之處，經絡相連著骨肉和筋骨繫結的地方，都沒有碰它一下，何況大骨頭呢？手段高明的廚夫，每年得換一把刀，因為他用刀割肉；一般的廚師，每月得換一把刀，因為他用刀劈骨頭；現在我的這把刀，用了十九年了，所解剖的牛，也有幾千頭了，可是刀口還像新從磨刀石上磨出一般，牛的骨節間是有空隙的，而刀口是沒有厚度的，用沒厚度的刀刃，插入骨節間的空隙去，自然寬綽地有活動運轉的餘地，所以這把刀用了十九年，刀口還像新從磨山石上磨出一般，雖然這樣，每當碰到筋骨交錯聚結的地方，我也知道難辦，就特別小心謹慎，視力集中在一點，慢慢的動手，稍一動刀，牛的肢體就分裂開來，像土塊堆積在地上一樣，這時我提刀站立，四面張望，心滿意足，把刀擦乾淨收藏起來。』文惠君說：『好啊！我聽了廚夫這一番話，得到了養生的道理了。』」

伯樂之相馬：伯樂為古之善相馬者。《韓詩外傳》：「使驥不得伯樂，安得千里之足」。按即孫陽。春秋、秦穆公時人，嘗過虞坂有騏驥伏鹽車下，見伯樂而長鳴，伯樂下車泣之，驥乃俯而噴，仰而鳴，聲聞於天。

秦穆公使九方臬求馬，三月而返，穆公曰：「何馬也？」對曰：「牝而黃」，使人往取之，牡而驪，穆公不悅，伯樂喟然太息曰：「若臬之所觀，天機也，得其精，而忘其麤，在其內，見其所見，不見其所不見；視其所視，而遺其所不視，若臬之相馬，乃有貴乎馬者也。」馬至，果天下之馬也。

按此言，相馬不重於外表形跡也，今人用此句比喻，只注重內在的精神，而不注重外觀的形色。

伶倫：黃帝時樂師，《呂氏春秋古樂》：「昔黃帝命令伶倫作律」。

（續下期）